

又到一年北风起。
冬日里，不少宁波人的儿时回忆中，“冰厂”，或许正是其中一味。这一已经淡出现代人生活的事物，曾经是宁波江海岸边的一道独特风景。

翻阅宁波的地方志书等文献资料，那些关于浙东冰厂的记载，告诉我们的恰是一个物事与一个时代的故事。



清嘉庆时期甬江两岸地图，资料来源：《鄞县地舆图》（局部）

一个物事与一个时代： 浙东冰厂忆旧

史复明 王佳 叶继峰

1

19世纪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逊的游记《中国与中国人的影像》中，曾以优美的笔调叙述了初夏时节轮船在甬江航行的见闻。其中，特别提到了“一件新奇的事物”，“便是江岸上那一排排连绵不绝的冰屋，里面贮存的冰用于夏天的时候给鱼保鲜”。约翰·汤姆逊所说的“冰屋”，便是“老宁波”口口相传的“冰厂”。

同样在19世纪，英国人罗伯特·福钧来甬，对这些“冰库”充满了好奇，“乍看上去，很像英国的干草堆。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构造，竟然可以在夏天很好地保存冰块”。福钧对此还进行了多次检验，认为“冰库”的质量令人满意：

“1844—1845年的冬天是一个暖冬，这一地区的池塘、运河里很少或者根本没就结过冰，冰库自然也没有新冰入贮，但很多冰库还是贮存了大量的冰块，这些冰都是前一年存放在那儿的，就这样，市场上仍有冰块出售。”

两位英国人描述的冰屋、冰库，在清代以及民国时期的宁波地区颇为普遍。

用冰来给夏季的食物保鲜是一种古老的方法，早在三千多年前，古人就开始用天然冰来保存食物。在江南地区，由于气候原因，藏冰较北方不易。明代徐继善在《人子须知》中有言，“北人藏冰，乃苦寒之地，故水不化。南方无苦寒，则水易化而不能藏也。”但是，浙东人民出于渔业生产的需要，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很早的时候就建造起了冰厂。

2

宁波人建造冰厂，可追溯到明代。郑若曾的《江南经略》载，在明代，宁波的黄市洋一带就有四五座“冰荫”（即冰厂）专为渔船供应冰块。当时，浙东一带的习俗是将所得鱼货用盐来腌制，冰鲜并不流行，冰厂数量也有限。

冰厂在宁波地区的兴盛，始自清代。成书于清代的宁波乡土文献著作《四明谈助》卷二十八“甬江贩聚鲜鱼”便描述了这样一番场景，“甬东滨江居民，多以藏冰为业，谓之‘冰厂’。夏初凿取，以佐渔行远。贩夫冰船，多系于芥子庵道头。”

浙东一带反映乡土生活的诗歌中，冰船、窖冰、冰鲜等内容亦多有呈现。清初李杲堂的《鄞东竹枝词》直白地记录了甬人藏冰以售、供应冰鲜船的乡风民俗：“鱼鲜五月味偏



采冰场面（〔美〕施塔福摄），资料来源：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的《20世纪初的中国印象——一位美国摄影师的纪录》

增，积冻舱中气自凝。未出洋船先贵买，几家窖得一田冰。”诗人陈勋的《石首鱼》生动描述了利用窖藏冰块给鱼保鲜而致富的情形：“巨艘满载鱼不腐，预将窖冰舱中贮。合家生计从此出，致富何必让陶朱。”

冰厂的兴盛，与当时浙东一带渔业的发达密不可分。那么，冰厂是否为甬上所独有？民国时期所编的《中国实业志·浙江省卷》载，当时浙江贮存天然冰的冰厂除杭州有数家以外，几乎全集中在浙东一带。其中，“以鄞县为最发达，鄞东之冰厂跟，旧式藏冰之厂，所在皆是”。此外，“镇海、定海、象山也占相当地位。”

清代及民国时期，宁波地区的冰厂俯拾皆是。《申报》有云，1893年



民国时期的宁波冰室，资料来源：《伊东忠太建筑文献》第6册第5卷

时，宁波有冰厂数百家，还设立了公行。《鄞县通志·食货志》载，冰厂年有增减，自和丰纱厂以东至镇海江北方面鼎盛时常有千数百厂。

浙江省立宁波民众教育馆有份详细调查，1936年，鄞县“下白沙对岸梅墟地方，和丰纱厂东沿江数里”等地“有大小冰厂二百六十余”，“可容冰一万二千担至一万六千担者有五十余厂，可容八千担至一万担者有七十余厂，其余可容冰四千担至七千担。”《中国实业志·浙江省卷》还详细列举了当时鄞县宗茂记、葆记、楚记、谟记、秀记、运记、采记、兰记、舜记、梅号、南号等20家冰厂的资本及地址情况。

镇海、定海、象山等地的冰厂，数量规模也不遑多让。

据《浙江沿海各县渔盐概况》记载，镇海“全县冰厂散布于旧第二、四、六、七自治区内”，“每年可运销四十八万担”，“平均每年贸易额十五六万元”。

民国《定海县志》“风俗篇”记

载：舟山“自甬东东港浦至吴榭田屿，储冰草厂络绎不绝。”清后期至民国中期，沈家门一带就建有大小冰厂80余座。1935年，沈家门还建了一座储藏量达7万担的超大冰厂。

象山冰厂，县志中没有记载。不过，据浙江省立宁波民众教育馆调查称：“石浦冰鲜桶渔业最盛，可和沈家门相颉颃。”据此，亦可推想当地的贮冰量应当不低。在20世纪20年代，台湾总督府殖产局商工课曾对浙江的冰厂情况作过调查，报告除了指出在沈家门、石浦、镇海和宁波甬江流域冰厂广为分布外，还指出石浦的冰厂规模比宁波高大得多，单个贮存量可达4万担，建造费用在2000元左右，并拍摄了照片。



3

冰厂的建造及运营，《鄞县通志·食货志》有过言简意赅的介绍：“支木建厂，茨草其上，掘地为洼以贮冰。”

建厂第一步要做的便是选址。厂址一般多选择在靠近江边或海边的高地上。一则便于排水，避免雨天时为水所淹；二则便于渔船就近充冰，减少人工运输费用。

第二步是挖窖。通常“每厂占地约七八分，内掘地窖，深约丈余，周围不下二十余丈”。利用挖出来的泥土，在土坑四周夯筑起厚厚的土墙。为了保温及保持冰块的洁净，坑底及四周铺上很厚的稻草。土墙上预先开有相对的两道门，以便冰块快速地运入与运出。

为了更好地保存冰块，大一点的冰厂往往会将坑内分隔成多个小空间。据《江苏省浙江省水产业调查报告》，石浦一带的冰厂内部隔成92间，其中宽4间，长23间，四周以高11尺、上宽4尺的堤坝形土墙围绕，地面铺设了石板。为了便于排出储冰过程中溶解的冰水，还特别铺设了深五寸、宽三寸五分的排水沟。

第三步是搭棚。《四明谈助》卷三十二对冰厂外形做过这样的描绘，“冰厂窖田覆草，中脊建筑，前后峻削，如马鬣封然，不至积雨渗漏”。所搭建的草棚上窄下宽，外观呈锥形。冰厂内部竖立多根木柱子作为支架，上面所覆盖的草苫子，都经过紧密编织，层层覆盖。

接下来便可以贮藏冰块了。“几多茅屋窖严冰，万顷颇黎互有声”，这是清代诗人戈鲲化描写宁波江东藏冰入厂的情景。《鄞县通志·食货志》亦云：“晚秋收获后，灌田以水”，“十月以后，天寒凝冰，早晨二三时，乘月光移田水所结之冰，藏之

厂中。至翌年春间，冰期始断，乃扁厂门，待售于冰船”。

每个冰厂都有自己的水田，称之为冰田。各地冰田数量则根据冰厂的大小、及所在地结冰的天数而定。仅甬江一带，冰厂大者需田十五六亩，最小者亦需五六亩。

人们在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生产技术及工具。在每块冰田靠近道路的位置开挖1米宽半人深的“汤团河”，方便就近将冰送入窖中；敲冰、拉冰、捞冰都有专门工具，如冰榔头、冰扒及冰篮等。有的地方还提前将多条绳索放入水田中，结冰后冰和绳连接在一起，当冰被敲开后，只要拉动绳索，就可以将冰块方便地拉到一起。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进行封藏。当冰块码放至规定高度时，“乃以稻草放置冰上，次以竹席或芦席覆之，然后涂泥至五六尺，使之密不透风”。

4

冰厂的启封时间一般是在“翌年四五月，或六七月”，“开窖之时，必先搭盖席棚，式如人字，高出窖面约七八尺。一面遮蔽日光，一面避免风雨。开窖方法由小而大，取冰者先凿开窖口，由上而下，取尽一列，再及次列。”

“冰厂净利历年相差甚巨，年成之好还常视渔业之旺衰及冬夏两季之寒暑以为断。如渔业发达，则冰之需求大，冰价必高，夏季天热冰之融解速而需求多，则价亦昂；冬季天冷冰之贮量富而供给多，则价必跌。”在20世纪30年代，宁波一带的冰厂，通常大的整窖可售700元，小的可售300元。

浙东冰厂的存在，提高了冬季荒置农田的利用率，还解决了一批人的就业问题。《鄞县通志·食货志》记载，鄞县地区“赖冰业间接为生者不下万人，冬季取冰藏厂日抬冰，抬冰之人多为邻村居民，惟遇冰多时间，亦雇用十余里外之农民。其工资在六七年前每小时约价二角，较之普通工匠之工资有过之无不及”，“春夏之间，贩冰与渔船亦雇用人夫挑之，每担以途之远近计价，健者日能获银一元以上”。

当然，最为主要的是解决了夏季鲜鱼的保鲜问题。《鄞县通志·食货志》对之有生动的记载：“甬江渔船，当渔汛期至，由奉化江扬帆而来，经过东乡梅墟江滨，必购冰贮舱下，使船载重，始可浮海。及在定海洋面渔获而归，将贩之甬上之鱼行也，又经过其他地，则再冲冰，使鱼味鲜美，且可以持久。”

除了渔船出海需要购买冰块，还有一个消费群体就是冰鲜船。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镇海有冰鲜船50只，象山100余只，定海长涂50余只，奉化30余只。冰鲜船保鲜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普通冰鲜船，先在船舱底铺上一层冰，再一层鱼一层冰放置，此种方法保鲜可达5天；一种为冰鲜桶头，即把鱼和冰混装在加盖的木桶中，保鲜可达一周。

当时间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浙东一带很少结冰，冰厂无冰可藏而告式微。加上机制冰的普及，各地的贮冰草厂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宁波最后一座冰厂，停业在了1983年。

细细想来，宁波先人就是利用这样的“土办法”，在炎炎夏日保存成千上万吨的天然冰块，保障了浙东海洋渔业之需。更令人惊叹的是，没有动力资源的消耗，没有生态环境的污染，冰厂留给人们的怀念和思索，随着岁月的沉淀，相信还有很多很多。

史志传声

市委党史研究室 举办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辅导讲座

11月30日，市委党史研究室举办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辅导讲座，邀请省委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王祖强宣讲十九大精神。

讲座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为题，联系史志部门工作实际，从砥砺铸就新成就、豪迈跨入新时代、铁肩担当新使命、自信创立新思想、坚定确立新目标、认真修改新党章、全面开启新征程、郑重选出新班子、党建提出新要求、努力创

造新辉煌10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党的十九大精神。

会议要求，在下步学习贯彻落实中，全市史志系统干部要把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史志干部的必修课，带头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切实找准史志工作的坐标和方位。要狠抓落实，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对今年工作进行一次“回头看”，对照年初目标进行查漏补缺，认真研究和谋划好2018年工作。

（毛利丹）

全省方志系统期刊座谈会举行

近日，全省方志系统期刊座谈会在鄞州举行。

鄞州区委、区政府历来重视地方志工作，形成了二轮修志的长效工作机制。鄞州区委党史办（区政府方志办）抓住重点，服务中心，主办的《鄞州史志》季刊至今已30余年，今年进行了扩版提质，坚持地方性、史料性、学术性和

指导性，被国家图书馆主动收藏。

会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和省、市地方志办公室等相关领导及全省各地方志系统的相关专家聚集一堂，就地方史志期刊工作进行热烈探讨。全省优秀区（县市）期刊进行了交流。

（陈莹磊）

宁海县史志研究会成立

11月17日上午，宁海县史志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宁海县委党校召开。大会审议通过了《宁海县史志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监事会监事以及会长、副会长、监事长、秘书长等，通过了理论部、党史部、方志部、年鉴部、宣传部等下设部门及人员组成。

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宁海史志工作队伍进一步发展壮

大，史志研究工作又登上一个新的台阶。研究会将坚持创新发展，发扬学术民主，鼓励科学探索，努力构建“大研究会”格局，实现在史志研究、以史资政、以史育人上有新作为；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推动史志工作大众化、普及化的同时，为宁海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王泽泉）

浙东抗日根据地 慈溪洪魏革命纪念馆开馆

重走抗战略，砥砺新时代。浙东抗日根据地慈溪洪魏革命纪念馆日前在掌起镇洪魏村洪家祠堂举行开馆仪式。

洪魏村是一块充满活力的红色土地。1944年，洪魏村是中共浙东区委、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浙东临时行政委员会等党政军首脑机构驻地。在复杂艰苦的环境中，谭启龙、何克希等革命先辈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高举抗日大旗，坚持抗日统一战

线，领导人民群众在这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纪念馆坐落于洪魏村正中间，建筑面积600多平方米。馆内以历史图片和实物为主，辅以雕塑、幻影成像、影视片等展示手段，突出表现浙东党政军民团结一心奋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辉历史。

（方湘敏）

红色记忆

中共浙东工委 秘密电台旧址



中共浙东工委秘密电台旧址位于海曙区高桥镇芦港村钟家弄。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留下一部电台跟随坚持斗争的同志，其主要任务是抄收延安新华社的电讯，及时了解党中央的工作部署和解放区的信息。鄞慈县特派员朱洪山牺牲后，国民党反动军警于1947年初加紧了对四明山区的“清剿”，山区形势更加严峻。新任鄞慈县特派员、电台的直接领导人陈爱中，为保证电台安全，决定把电台暂时迁往敌人不注意的城郊隐蔽。先后在龙嘘乡梁山伯庙附近一处庄屋和

庵堂活动。后又转移到爱国乡绅钟士康家里，将电台架设在厢房与穿堂间且紧靠主房的一间密室内，门外以一张床铺放下蚊帐作掩护。电台的具体工作人员乐子型和李文彪的一切生活也都由钟士康和他的长媳负责。

中共浙东工委秘密电台旧址原为钟士康的祖居“耕本堂”内的一间密室。“耕本堂”为由3进2明4厢组成的复合型四合院建筑，整体坐西北朝东南，正厅与穿堂各3开间，前后2厢联成一体成9间2弄格局，现左厢完整，右厢已拆除改造，门楼保存完好。

（张伟杰）